

责任编辑：裴 璐

枫树岭是皖南山区的一个地名,也是二十多年前上海白茅岭农场下属某大队的所在地。当时热播中的电视剧《白茅岭女警官》中的情景就是那里。

1988年的金秋,在我兴奋地接受去农场检察院工作的任务时,政治处的同志告诉我说农场在皖南郎溪县与广德县交界处,地理位置十分偏僻,农场管辖的各劳改大队彼此也相距较远,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要有思想准

备。听去过的老同志说,枫树岭是通向白茅岭的必经屏障,两者遥遥相对互为相连,中间的丘陵也褶皱错落沟壑纵横。而白茅岭之名缘于那里的茅草闻名。每逢秋末冬初,漫山遍野的茅草宛如起伏跌宕的皑皑雪地而萧瑟荒凉。在开辟农场之前,从枫树岭到白茅岭荒无人烟,山岭溪沟、茅草丛中经常有野狼野猪等野兽出没。所以当地人曾有“白茅岭、枫树岭,从早到晚无人行”一说。

然而,当尘土飞扬颠簸不已的汽车迎着西沉的太阳拐过山坡垭口驶入一道突兀的山岭时,映入眼帘的并非是想象中的荒芜

凄凉,而是青山环绕、丘陵绵延、茶树葱郁、“红叶布山隅”的万象景色。司机介绍说,这道山岭因长有一片原始枫树而名为枫树岭,是离白茅岭农场场部最远的某大队队部和监管区,也是《白茅岭女警官》真实原型的所在地。进入枫树岭才算到了农场区。听着介绍,眺望着层林尽染通红似火的

枫树岭

刘向东

枫叶,我一路的疲惫和莫名的担心豁然如同天边的云彩斑斓而宁静,似乎早已爱上了这片将要朝夕相处的美丽土地。

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也有很多机会去枫树岭工作而借机赏枫,但我还是感到不甚尽情尽兴。于是便利用工作之余专程去枫树岭赏枫。一日清早,秋高气爽,蓝天白云。顺着满坡茶树的弯弯山路登上山岭,恰逢朝阳普照。也许是光合作用或是沐浴了秋霜秋雨吧,澄明鲜亮的枫叶或绿黄、橙黄、金黄,或绛红、胭红、橘红……色彩相间,光影斑

驳,俨如一幅色彩纷呈浑然浓重的秋景油画。此时,站在红叶婆娑的枫树下,偶尔发现这里的枫树大多是躯干刚劲粗犷、傲岸峥嵘、树冠如伞的枫香树和三角枫。其叶子色泽清雅、硬朗醇厚,舒畅的脉络仿佛清晰地记录着自然的野逸和年轮的沧桑。同行的管教民警如数家珍地说,枫树岭与白茅岭曾经都是原始荒凉野兽出没的深山野岭。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党和政府为了教育改造罪犯成为新人,上海的许多公安干警和转业军人来到这里开山垦荒建立农场。他们在教育改造罪犯的同时,不仅垦荒造田、种粮养殖,而且还千方百计开辟农场副业,利用

荒山丘陵种茶树、办茶园和植树造林发展山林经济。如今,从枫树岭至白茅岭场部方圆近百里的农场区已成为风景如画、整洁繁荣和城市气息浓郁的现代化综合性新农场。尤其是枫树岭某大队荣获全国司法行政系统集体一等功后,新一代的干警们就像那些历尽沧桑昂扬向上的枫树,继续传承着前辈们那种不畏艰辛、勇于开拓、奉献农场的精神,他们就像一片片纯朴火炽的枫叶,依然保持着“霜重色愈浓”的坚韧本色。

时光如梭。二十多年过去了,但我仍无法忘记枫树岭上那片通红壮丽的枫叶和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日子。每逢金秋,总会想起红叶相伴、山风轻拂、鸟儿啼鸣、稻穗飘香的自然意境,还有那曾经的纯真和惬意,好让心灵的深处永远拥有那片美丽温馨的枫叶!

在印度洋至太平洋一带的海洋中,生活着一种射水鱼,能以巧妙的方法捕捉昆虫,看到昆虫停在水草上时,它就慢慢接近目标,再把头浮出水面,用嘴瞄准小虫,然后,突然从口中急速射出水滴,把虫击落在水面而食之。这种鱼射击很准确,两米以内的目标,弹无虚发,百发百中,被誉为是动物中的“神枪手”。

澳大利亚有一种会“喷射”的甲虫。它能喷射出一种灼热而有毒的化学物质,温度高达 100℃,人体一旦被射中,也会被打伤。这种甲虫腹部的分泌腺中,常贮藏化学液体,当它遇到危险时,贮藏

作家萧红的文艺片

王坚忍

说她一生都在追求爱情,但除了萧军给她初恋似的短暂爱情外,一切皆成空。难怪她临死前在白纸簿上,对亲弟萧军的萧军写道:“我将与碧水蓝天永恒,留的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又写道:“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影片将萧红质朴明丽的文

那天儿子来探望我,提及某亲戚在单位里经济上出了问题时,儿子便提起数月前曾与此人在一次婚宴上共桌时的感觉,本来儿子与其人很谈得来,也常瞎聊聊。可这次婚宴上共桌时竟然发现此人几乎每句话都有了不该有的“话搭头”,而且举手投足间竟一股邪气!儿子与他没了共同语言,只能与他干坐着,认为他一定是轧上了坏道了。曾听别人说起过此人曾在人前炫耀过想买别墅,可若从他正常的工资收入来看,这分明是“戴了笠帽亲嘴——相差一大截呢!”做父母的若能闻言一计算且举笔,劝他悬崖勒马的话,或可使他回归正道。但一些做父母的爱往住只注意服侍好子女的生活,让他养尊处优,而忘了注意小辈的心在变。

要洞察一个人的心,最好的办法就是听其言、观其行。古人曾说过“言,心声也——君子小人见矣。”儿子在总结时感慨地说:“其实,平平淡淡的生活就是福,做一个本色的人最好。”听儿子这样说,我频频点头,他已过知天命之年了,能从现实生活中体味出人的本色之美了!

中年时,我与先夫有位极知己



的化学反应,温度立即升高,压力也随之加大,它射击得相当准确,被射击者很难逃脱厄运。

在德国南部有一种会射击的蚂蚁,当它在爬行前进时,若是谁阻挡它的去路,它们就向它射出微细的有毒液体,如射在皮肤上,奇痒难忍,若射进眼睛里,会痛得苦不堪言,甚至眼球也会被损伤。非洲有一种会射击的老鼠,形似普通家鼠,嘴边有一条很坚硬的射击道,当它遇到危险时或捕捉猎物时,便准确无误地射出一种浓烈的麻醉剂,被射中的目标会发生麻醉昏迷。

字作品转化为视觉和听觉,鲜活地展示了她的一生不尽是苦难,也有几缕亮点。东北女作家白朗对她的孩子时,在江津萧红生第二个孩子时,端木早在武汉就丢下她独自去重庆,白朗始终陪伴着孤苦伶仃的她;在上海鲁迅对她父亲般的关照,请萧军萧红喝咖啡吃点心,送 20 块钱给身无分文的两萧,还掏出角子让两萧坐车回去,为她的《生死场》作序等等;故乡童年祖父对她的关爱,带她到后花园看树木花草生长,蝴蝶蜻蜓飞翔,教她念古诗。朋辈长辈的给予,仿佛穿透密密云层的阳光,温暖了她寂寞的心。看完影片,一个比较清晰的萧红肖像浮现于脑海,她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女子,有脆弱隐忍的一面,也有坚强豪爽的一面。萧红的扮演者汤唯的出色表演也令人赞叹。

言为心声

吴凤珍

的好朋友,这朋友为人热心,乐意帮助人,人品也正派,他交的朋友也多。可,一到晚年,此人变了,最感兴趣的话题是女人了!后来他去社区做义工,专项做帮人寻找工作的事,有次有个外省来的年轻女人来求工作,他七搭八搭地套近乎,女人便认了他为寄父。这下他喜得脸上始终堆满了笑容,话必寄女儿,有次在我与先夫面前讲他如何地疼爱寄女儿,说为她租了屋,买了脸盆、脚盆等所有的日常用品。他说得唾沫四溅、得意洋洋时,冷不防我先夫冷嘲热讽地问了一声:“你这是在‘金屋藏娇’吗?”他竟恬不知耻地回答道:“你说对了,我这是在‘金屋藏娇’!”

由于过去还算是好友,姑念过去时他还是不错的。我们便竭力规劝他返回正道。但无效,且变本加厉。有一天他竟然带了他的“娇”来我家以示炫耀。

我这人身高约一米六不到一点

儿,此“娇”穿了双高跟鞋还只在我的耳垂下。一口龅牙全在唇外。我总算明白此人是在演“唐·吉珂德”了,这女的,不过是他幻想中的“情人”而已。当然,年近八旬、有老妻的他也只能找到此女了。

有次,其人去捐赠希望工程,拿出钱后,提个条件——只捐助女生,不捐助男生,出足了丑态。他获得了人们背后提的绰号——“花痴”。

待我夫一逝世就与他彻底地断了,一个寡妇怎能与“花痴”搭界呢?

后来听说,他的“娇”还对他不断地提物质要求。要他送她一辆电动车,当他正忙于偕她去各商场淘车时,他那老妻从老远到我家附近的蔬菜批发市场来买菜,为的是能省几块钱,可怜的她年老体衰,走一段路得歇好一会,再背起重袋,我见了不忍,上去卸下她的包替她背一些路。世界上的人是各式各样的,若要真正了解一个人,不妨听听他的言。人呢,最好做个本色的人,平淡、普通、毋需任何色彩。诚如我客厅里悬挂的四个墨笔大字意义一样——“真水无香”!

立秋一过,“贴秋膘”三个字就“腾”地蹿红了起来,电视里现身说法,报纸上引经据典,都说这是传统民俗,一个炎夏熬度了过来,人啊,熬得精瘦精瘦,像熬尽油的猪油渣,是该滋补身,“贴贴秋膘”啦。

我很欣赏“贴秋膘”仨字的。“秋膘”俩字已经十分形象,不说“肥肉”,而说“膘”,膘就是肥肉的简称,读之响脆,声色俱全;再用一个“贴”字,比之“长”啊、“生”啊、“养”啊,顿见生动有趣多啦。

“贴秋膘”是传统民俗,延续了千百年了,为民间所信奉。想想也是啊,几乎从立夏端午起始,天气就炎热起来了,要过了处暑,临了中秋,老天爷火爆的脾气才肯收敛下来。立夏吃咸蛋称体重,端午挂艾叶菖蒲搽雄黄都是度夏的准备,——咸蛋有滚过夏天之说(这才是“滚蛋”的原意),称体重有对比夏季前后肥瘦之义,挂艾叶菖蒲搽雄黄有度夏驱虫避瘟之意。一年四季中唯有夏季对人们的伤害最甚,即使到了处暑,天气有望转凉,处暑即告三伏结束,曾有以“处暑”为谜面,打一《三国》人名,谜底是“伏完”,系汉献帝伏皇后之父。民间仍流传“处暑处暑,热煞老鼠”之谚。须“处暑十八盆”(民俗,旧俗到了处暑,在家再可洗十八天盆浴),天气方始转凉,才算真正告别炎夏季节,进入可爱的秋天。于是“贴秋膘”应运而生,人们喘定当气,纷纷行动起来,开始了恢复元气、休养生息的历程,具体的目标就是增加体重——“贴秋膘”。

许多人都有疴夏的毛病,天一热,即使没有病患,也心烦意乱、胃口全无。恰好到了秋天,鸡鸭鱼肉时令蔬果品质趋好,充斥于市,足可放开怀抱大快朵颐,“贴秋膘”可期可待。我在农村插队落户过,到了秋天,即使没有什么营养滋补,单凭白花花亮晶晶的新米饭,就可把夏日的“脱膘”追索回来,把人养得肉肉实实、扎扎戳戳。

上面所述,统统是从前辰光的事儿,如今度夏已经翻到了全新的一页。大多数人家都有电扇和空调了,不必在热浪器器中如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笃定泰山在家里过清凉日子,连扇子也可捐弃不用,最主要的是夜里可以睡倒罔觉了,夏日的“脱膘”除了胃口不振,主要是睡眠不宁。现如今胃口不倒,睡眠充足,要想“脱膘”也难。“不脱膘”,何来“贴膘”?进而言之,如今的青年,尤其是女青年,已不得不多多“脱膘”(减肥),让其“贴膘”岂非造孽?所以,风俗再顽固,只要时势一变,立即溃败。

关于“贴秋膘”,在我家倒有些小故事的,——今年夏季,女儿女婿邀请我们老两口带上我岳母(女儿的外婆)到他们家度夏,缘为他们家四室两厅三卫的房子够宽敞的啦,可以让一家四代各有独立的空间,不必为了用卫生间而生尴尬,可谓四代同堂,其乐融融。七月初到了女儿家,各自称了体重,尤其让外婆称体重后记住自己的分量,试看一个月下来,也就是立秋后效果如何?日子自然过得清凉舒坦、优哉游哉,浑不觉外头

赤日炎炎、热浪滚滚。我岳母笑称这么过法将会“发块头”的。“发块头”也是江南的一句老话,义同“贴秋膘”。我说一个月后称了体重再作定论。立秋那天,全家便挨个过秤,岳母的体重果真重了一斤,好歹“贴”上了“秋膘”,不不,确切地说是“贴”了“夏膘”呢。

脂肪

孙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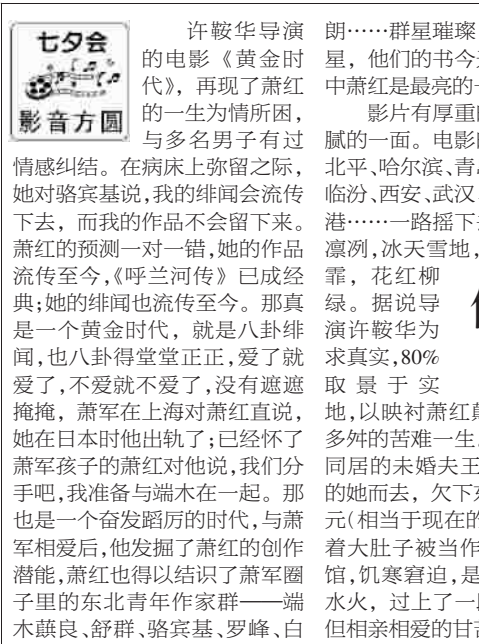
动物和植物的体内都有或呈固体或呈液体的脂肪。大多数的动物脂肪都是固体。液体脂肪通常称为油,是脂肪油。但并非所有的油都是脂肪。

脂肪,无论是固态还是液态,都有一个相同之处,即都不溶于水。水无法在油腻的表面渗开而只能集聚成水滴。由于脂肪轻于水,因而脂肪和油总是浮于水面上。对脂肪进行的化学研究表明,脂肪都有三种元素构成:碳、氢及氧。因此,存在着一些有机化合物。脂肪总可以通过

化学反应而分解成两种化合物。其中总有一种是相同的,这就是丙三醇。而另一种化合物是一种称为“脂肪酸”的东西。各种脂肪和油类之所以互不相同,在于它们所含的脂肪酸的种类不同。虽然脂肪不溶于水,但它们却能溶解于某种液体,如汽油。有些能去除油渍的液体以“油渍去除剂”的名称出售。

当脂肪与碱同煮时,它就分解为丙三醇和脂肪盐

酸。脂肪盐酸只不过是一种脂肪酸的碱盐。这个过程称为“皂化”。当脂肪受到猛烈摇动或与某种脂肪盐酸的水相摩擦时,它就分裂成为一团微小的滴状物,从而使得油腻的水变成乳状。这称为“乳化作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及蛋白质同为人类的三种主要食物。它们在人体内得到乳化,然后进行燃烧,从而提供了能量。无论固态还是液态脂肪,当它们在空气中放置时间太长的话,都会腐烂掉。这是因为一些脂肪裂解了,而且脂肪酸起了化学变化。



许鞍华导演的电影《黄金时代》,再现了萧红的一生为情所困,与多名男子有过情感纠结。在病床上弥留之际,她对骆宾基说,我的绯闻会流传下去,而我的作品不会留下来。萧红的预测一对一错,她的作品流传至今,《呼兰河传》已经成为经典;她的绯闻也流传至今。那真是一个黄金时代,就是八卦绯闻,也八卦得堂堂正正,爱了就爱了,不爱就不爱了,没有遮遮掩掩,萧军在上海对萧红直说,她在日本时他出轨了;已经怀了萧军孩子的萧红对他讲,我们分手吧,我准备与端木在一起。那也是一个奋发蹈厉的时代,与萧军相爱后,他发掘了萧红的创作潜能,萧红也得以结识了萧军圈子里的东北青年作家群——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罗峰、白

夜光杯

朗……群星璀璨,没有一颗是流星,他们的书今天还在出版,其中萧红是最亮的一颗。

影片有厚重的一面,亦有细腻的一面。电影的镜头从呼兰、北平、哈尔滨、青岛、上海、东京、临汾、西安、武汉、江津、重庆、香港……一路摇下去,北方的寒风凛冽,冰天雪地,南方的细雨霏霏,花红柳绿。据说导演许鞍华为求真实,80%取景于实

地,以映衬萧红颠沛流离、命运多舛的苦难一生。在哈尔滨,因同居的未婚夫王恩甲怀已怀孕的她而去,欠下东兴顺旅馆 600 元(相当于现在的 5 万元),她挺着大肚子被当作人质扣留在旅馆,饥寒窘迫,是萧军拯救她于水火,过上了一段虽缺衣少食,但相亲相爱的甘苦生活。可是后

贴秋膘

吴翼民

